

一个人， 两座城

林琳 著



—— 城市中的情感

—— 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 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 一对相隔异方的恋人

—— 一场爱情，一段情史

—— 演绎一幕人间悲剧

One Person, Two Cities



继《孩奴：新妈上岗记》、《孩奴：宝贝计划》后，林琳全新解读双城生活
首部直面都市“双城一族”的小说

一个人一座城，是寂寞；一个人两座城，是守望；
两个人两座城，是牵挂；两个人一座城，才是爱的避风港。



一个人 两座城

林琳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 两座城/林琳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0

ISBN 978-7-5125-0257-4

I. ①一…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111号

一个人 两座城

作 者 林 琳
责任编辑 孙进军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燕 兮
特约编辑 李油油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许 莹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7.75印张 265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57-4
定 价 26.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一个人一座城，是寂寞；
一个人两座城，是守望；
两个人两座城，是牵挂；
两个人一座城，才是爱的避风港。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闲散中的一场艳遇/7

男人出了家门就忘乎所以，女人在家望眼欲穿。即便像伍琪芳这样头脑不太灵光的女人也会明白，顾桥是一只风筝，无论走多远线的另一端始终在她手中，想收就收，想放就放。但是，想做到收放自如又谈何容易，就算是风筝，也是在风的外力作用下飞上飞下，线是一方面，撑线的人是一方面，主要还要看风筝的质量。

第二章 周末夫妻/77

所谓爱情，即你是我的蓝颜、我是你的红颜；你是我的知己、我是你的知音；人生有如此一个爱人，足已。



第三章 见不得光的影子/139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个最爱的，一个无可取代的女人；而每个女人心中也同样有个最爱的，一个无可取代的男人；对于逝去的过往，她们会像男人一样动心，但与男人比较起来，女人理性的一面往往占了上风。

第四章 爱情经不起别离/209

爱情有如烟花般灿烂多姿，又如烟花般瞬间即逝。每一朵烟花就如同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场艳遇，精彩过后剩下的只是空落落的心，真正能留下的只有永恒的天空。

尾声/280



第一章 闲散中的一场艳遇

男人出了家门就忘乎所以，女人在家望眼欲穿。即便像伍琪芳这样头脑不太灵光的女人也会明白，顾桥是一只风筝，无论走多远线的另一端始终在她手中，想收就收，想放就放。但是，想做到收放自如又谈何容易，就算是风筝，也是在风的外力作用下飞上飞下，线是一方面，撑线的人是一方面，主要还要看风筝的质量。

(1)

最近这些日子伍琪芳常失眠。很难想象，白天在单位里朝气蓬勃的她，到了夜里依旧神采奕奕。不是因为兴奋，而是过于失落。很多时候，她总会尝试着拨打那个熟记于心的号码，但往往是即将接通的瞬间又马上挂掉。结婚两年，有一年半的日子都是这样苦苦煎熬过来的，她不知道这种生活还要过多久，也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大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更不知道远在M城工作的顾桥是否与她一样对这种生活状态已心生厌倦，她只希望他们能够像三年前刚刚认识时那样对生活充满希望。

寂寞的人独守空房，在寂静的夜晚回忆往事，只有在回忆的时候，伍琪芳孤寂的心情才会有所好转。没有酒精，没有咖啡，没有果汁，有的只是那只留在C城的情侣杯，而杯中盛的永远是那温吞吞的白开水。

生活，像白开水般平淡无味；爱情，像白开水般不可或缺。

直到现在，伍琪芳都无法忘记当初和顾桥相识的每个细节。

那时，她三十岁，仍然待字闺中，像所有同病相怜的女生一样经常饱受家人精神上的摧残。

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自己是哭着跑出家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伍妈妈又催着她去相亲。作为一个早已过了适婚年龄的女孩，伍琪芳没将自己嫁出去无疑相当于犯了众怒。而在伍妈妈不停地絮絮叨叨的时候，伍琪芳偏偏没有像往常那样装聋作哑而是用极为叛逆的语气选择还击：“别磨叽了，房租水电的费用我都会交的，一分钱不会差你的。”

于是，家庭战争爆发，起初是母女二人争吵，最后伍爸爸也参与进来。如果父亲能够偏袒女儿一些，她就不至于说出“老死不嫁”的豪言壮语，也不至于把

伍妈妈气得一巴掌扇到她的脸上，要不是因为这一巴掌，这一天她也遇不到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与火辣辣的面庞比起来，深秋清晨的寒气显得咄咄逼人，冷清清的空气吸入肺腑呼出后竟然可以产生白白的雾气。伍琪芳冒火的心情立刻得到了缓解，她知道，母亲这一巴掌打出后，势必后悔。不过，该据理力争的时候还是要争辩几句的。就像她始终强调的，婚可以结，男朋友也可以有，但前提是要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可是，和父母说这些没用，家长的思维永远不可能和孩子同步，他们有自己的见解，就像伍琪芳始终不肯妥协一样。虽然因为感情方面的事情，从小到大她和母亲没少发生过争执，虽然每次伍妈妈过激的言语比催泪弹还要给力，但终究是亲人，哭一哭也就罢了。如果眼泪能换回一个男人，那她当年也绝对不会放弃曾经的初恋，而会像孟姜女那样选择将长城哭倒一片的。但目前的情况是，无论想尽什么办法都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一个令自己和家人都称心如意的郎君，所以，就算有再多的苦水也要往肚子里咽，都是一家人，该忍的时候还是要忍一忍的。

九站地的车程，从北向南挺进，然后转向东方，偌大城市转了三分之二，这就是伍琪芳每天都要行进的路程。以往，她从没觉得这条路有多远，因为好的心情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但是，这一天不同，她决定尝试着放弃乘车，改为步行。她知道，与其在如同闷罐的公交车车厢里挨挤，倒不如走着痛快，一来可以调整情绪，二来可以放松心情。最重要的是可以让那两只已经肿得如同烂桃般的眼睛慢慢恢复原貌。

也许因为肚子里有怨气，也许是为了逃避路人奇怪的目光，总之那天伍琪芳像踩了风火轮似的飞速前行。她突然发现，如果每天都以这样“饱满”的姿态去上班，必然会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说不定一两年下来，车子钱就有了。于是心中暗暗窃喜。哪知道，就在她美滋滋地痴心妄想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扭，整个人重心不稳向一侧侧扑过去。半秒钟之内，她已经整个人贴在地上了。



天知道那天怎么那么倒霉，等伍琪芳吃力地坐起来的时候发现她那双仅有一寸高的鞋跟居然不偏不倚地插进了下水井盖上。试想想，一个井盖只有两个窟窿，怎么就那么巧，怎么有一只就插进去了？伍琪芳想破头都想不出自己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踩上去的，更想不出，那么矮的一个鞋跟怎么就能往那里进，最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只鞋跟居然断掉了，断掉的那一部分早已不知去向。

就在伍琪芳脸上写满无奈，吃力地准备起身站起的时候，一只白皙的手主动伸了过来，并且及时地抓住了她的手臂，“动作轻一点，脚下不要太用力。”

谁？不是熟悉的声音。伍琪芳立刻警觉起来。她知道，这年头能遇到好人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太少。

“慢慢来，我扶着你！你试着动一动，看看哪儿疼？”仔细听来，这个声音居然还充满了磁性。

伍琪芳借着那只手的力道站起身，又顺从地尝试着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除了与地面撞击过的手臂和膝盖以外，其余的地方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不对，被陌生的手抓住的地方似乎略有疼痛。

“谢谢！”伍琪芳头也不抬地试图摆脱掉对方的手，“我没事，真的。”

可是那手却没有松开的意思，“看样子是没事，不过……恕我直言，你好像真的不能走路了。”

“不能走路？哪里都没有受伤，腿脚还在原位，哪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伍琪芳暗想的同时不由得悄悄地瞄了对方一眼。结果这一瞄不要紧，顿时令她震惊不已。

那是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男人，整体给人的感觉像是从美剧上走下来的华裔特工，棱角分明的脸庞透着一丝温柔的笑意，那笑意如同一缕阳光直射得伍琪芳无法拒绝他的善意之举。

“我送你！”不等伍琪芳做出反应，陌生男人已经挥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

“哎！”伍琪芳被硬生生地拖进了车厢。

“不用，真的不用！”伍琪芳一边反抗一边试图好意拒绝。本以为陌生男人

只是单纯帮自己打车，哪知道对方将她塞进车内之后，也跟着挤了进来。

“你刚刚扭过脚，不能有剧烈运动，不差这几步……”陌生男人呼出的热气直奔伍琪芳而来，她顿时屏住呼吸不再挣扎。

怎么办？好人还是坏人？神仙还是妖怪？挤在后排座位上算是怎么回事啊？总得找个逃脱的办法吧？就算是好人，也得找个委婉拒绝的理由，或者……伍琪芳的脑子转得飞快，可就算她转得再快，想得再多都没有陌生男人的行动来得迅速。只听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切为时已晚。

“你到哪儿？”陌生男人稳稳地坐在伍琪芳身边，将随身背的包搁在两人中间。

“啊！”伍琪芳飘出体内的魂魄瞬间附体。

“先送你。你到哪儿？”陌生男人低头盯着伍琪芳的鞋问。

“电视台，C城电视台。”伍琪芳随着他的目光也盯着自己的鞋看了起来。没错，那鞋已经没办法看了，一侧的皮子已经面目全非，若是穿着它走路不是不可以，只是除了外观惨不忍睹之外，两只脚的高度明显会对伍琪芳走路的姿势产生影响。确切地说，它报废了，不能要了。

“现在不疼不见得一会儿不疼，今天注意观察，不能走太多的路，要是觉得有什么异样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对了，这鞋最好换了吧，看样子也不能再穿下去了，如果能换，尽快换掉吧。真担心你这个样子怎么下班。”陌生男人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断地在提包中摸索着什么。

“什么？下班？现在连班还没上呢，他居然能想到下班？”伍琪芳不由得再次仔细打量起身边的这个陌生男人。是的，他是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如果说刚刚将他形容为特工，那么现在坐在身边的他就如同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举手投足之间恰到好处地掩饰了他的忙乱。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他遗忘了。他幽幽地叹了口气，拉上了提包的拉链。

“那个……”伍琪芳欲言又止。

“什么？”陌生男人吃惊地看着伍琪芳。



“没什么。”伍琪芳扭过头去望向窗外，只见繁忙都市车水马龙。

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除了广播中时不时地传出路况信息以外，伍琪芳和陌生男人再无言语上的交流。其实有很多次伍琪芳都想找个机会表示感谢，可每次想张口的时候又因为觉得尴尬而不得不做罢。她很希望对方能主动开口说些什么，哪怕是一句不相干的话题也好，只是，一直没有。

车子走走停停，目的地越来越近。伍琪芳不想被同事们看到不雅一幕，急忙掏出手给夏冰打电话求救：“丫头，到化妆间帮我取双鞋子，十分钟后在单位大门那儿等我。”

“怎么了？”夏冰不解。

“一会儿再向你解释，选一双三六码的，不挑样子。”伍琪芳远远望见电视台大门在向自己招手。“两分钟，两分钟之内！快！要快！”

“呵。”陌生男人发出了笑声。

伍琪芳扭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笑咪咪地看着自己，立刻挂断电话说：“同事！让同事拿双鞋。”

“好。”陌生男人点头微笑。

伍琪芳暗骂：“解释什么啊？又不是男朋友，犯得着吗？”

出租车稳稳停在电视台大门口的同时，夏冰如同脱了缰的野马一般拎着鞋子从楼里跑出，伍琪芳担心小丫头看到自己身边坐着陌生男人，急忙低头翻包。

陌生男人轻轻用肘部捅了捅伍琪芳说：“给你送鞋的来了！”

“知道。”伍琪芳恨不得将头埋进包中。

“还不下车？翻什么呢？”陌生男人话语中充满了疑问。

“别管闲事。”伍琪芳继续着自己的动作。

“难道你在等我抱你下车？”陌生男人笑着说，“实话说，我真的没那个力气了。”

原本还心存感激的伍琪芳立刻恨得牙根痒痒，“谁说让你抱了？我是在找

钱！付车钱！”

“不用！你还是快些下车吧，否则你同事会等急的。”陌生男人指了指车窗，只见夏冰几乎把整张脸都贴在车窗上了。

伍琪芳惊叫着将钱丢在陌生男人的身上，迅速推开车门一把将夏冰拉开扯到一边，用力关上车门。只听“啊”的惨叫声从车内传出。

夏冰和伍琪芳都愣住了。

“芳姐，那人是谁？”夏冰伸着八卦的头颅向车内张望。

“没人！”伍琪芳不自觉地回头望了一眼。

也许陌生男人不想让伍琪芳看到他的窘态，出租车在停顿了几秒钟后突然启动，随着车尾处冒着的白烟一同消失在远方。

“我都看到了，有一男的。”夏冰不停地在原地叫唤。

“闭嘴！把鞋给我。”伍琪芳抢过鞋子原地开换。

不巧的是，这一幕被丁薇抓个正着。

(2)

“伍琪芳！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如实招供；二、杀人灭口。”丁薇和夏冰将伍琪芳堵在化妆间里不让她出来。

“什么啊？”伍琪芳眼看着挂在墙上的时钟马上就要到上班时间，却又不能及时脱身去按指纹。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伍琪芳绝对不会到单位这么早的。作为一名后期编辑，她只需要在午后到达即可。可偏偏这一天是部门领导“周扒皮”新上任的第一天，“周扒皮”原名周博，之所以被大家称为“周扒皮”是因为他是电视台里出了名的铁公鸡。他不仅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严加要求，对待下属的态度更是毫不留情，最可恨的是除了上述罪状以外，只要是工作过的部门，都要经历一下指纹考



勤这项制度。于是，早八晚五的工作模式就此形成，于是大家都得按规定时间“画押”，于是伍琪芳也要领教一下这样的待遇。

“老实交代！别说姐妹们不罩着你，今天要是晚了也是你自找的。”丁薇掐着腰指着伍琪芳脱下的那双破靴子问。“说！昨晚去哪儿了？怎么把鞋弄成这样？”

“对！快说！”夏冰嘻皮笑脸地在一边帮腔。

“都给我一边儿去！今天要是晚了，我和你俩没完！”伍琪芳气急败坏地吼道。

“小样！敢厉害是不是？有胆子放马过来，你要是不把这事儿说明白，保证在半个小时之内全部门轰动！”丁薇一脸坏笑。

“姐！丁姐！姐！夏姐！快放过我吧，再不让我‘画押’，‘周扒皮’会收拾我的。你俩是我恩人，我一会儿就招，一会儿就招啊。”伍琪芳见硬得不行，立刻服软。

“好！下班前必须招供，否则格杀勿论！”丁薇示意夏冰开门。

走廊内传出高跟鞋撞击地面发出的响声以及伍琪芳的叫声：“时间正好，谢天谢地，恰到好处啊！”

其实，对于感情方面的事情伍琪芳一向不太感冒，用伍妈妈的话讲就是“只要是和男人有关的事情，她的反射弧必然要比常人慢了几倍。”按理说，在这样的日子遇到这样的事情，换成任何人都会反省一阵子：为什么在那种合适的状态和环境下没有问对方的电话？为什么没有问对方的姓名？为什么没有及时表达谢意？总之，有太多个为什么要问。可是，偏偏伍琪芳没有，她一如既往地习以为常地做着工作。若不是因为丁薇和夏冰的旁敲侧击，她早把早上的事情抛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人提就不会想，一旦有人提了，而且还往最关键的某个点上去提，当事人就会格外在意。

当天夜里，伍琪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篇以“闲散中的一场艳遇”为主题的文章。她不停地回忆那个活雷锋似的陌生男人、那个冤家、那个在脑海中不停浮现的高大身影、那个充满磁性的嗓音以及那张令她挥之不去的美貌面庞。她设想着再次见到他时的情景，也许仍然是在那条熟悉的路上、也许就是明天、也许是某日、也许他们会像两条平行线一般永远无法交叉……

心已动，情难收。同样失眠的情况下，她对自己的人生重新作了规划——今年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找一个心爱的人或者一个爱自己的人嫁掉，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她需要爱情，需要爱一个人，同时也更需要爱她的人。

改变，往往是成熟的标志。

接下来的日子里，伍琪芳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并且一反常态地站在水井盖那里四处张望，她期盼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或者声音再次出现。可惜，陌生男人有很多，唯独少了朝思暮想的那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也会逐渐淡漠，对于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就算再想努力将其印在脑海深处，留下的也只是只言片语和模糊的身影，直到不再期待。

伍琪芳做梦都想不到，再次遇到顾桥的场面比第一次还要狗血得厉害。

初冬时节天气逐渐转冷没几日，居然下了场小雪。栏目组拉着一车的人到市郊的滑雪场实地考察，以便在天寒地冻时节做外景互动节目。好动是伍琪芳的天性，下了车子她便扯着夏冰往外蹿，将那里所有的活动项目都尝试了一遍。由于活动量大，加之出了不少汗，伍琪芳又喝了不少的水，回驻地的路上她开始在车上不停地要求上厕所。没办法，司机只好找了一个简易的公厕将她放下，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表面看上去公厕是由简易房板搭建起来的，可里面却是另一番景象，除了窄小的蹲位以外连放卫生纸的装置都是用普通的铁皮制成。憋得太久，伍琪芳想不了太多，生理反应让她来不急挑剔便心急火燎地解手，本来就冷，加之体内热气散出，动作自然要加快许多。结果在站起的刹那间，她觉得臀部被什么东西割了



一下，但没有觉察到其他异样。直到将内裤提起后她才感觉到手上热乎乎的有些潮湿，举起来看了一眼，只见一片殷红的血迹。天晓得那个装着卫生纸的铁筒究竟有多锋利，她知道，自己受伤了。

为了避免让其他人久等，伍琪芳胡乱地扯了一把卫生纸塞到伤口处便跑上了车子。尽管不晓得伤得如何，但坐下的那一刻分明可以感受到一阵刺痛，她能估计出伤口的大小以及严重性。还好驻地不远，车子停下以后伍琪芳连饭都没吃便跑回房间。

仍然是以高难度的动作扭身望向镜子，一条足有五厘米的伤口展现在眼前，上面还覆盖着没有被清理掉的卫生纸。血已经止住不流了，取代疼痛的是又麻又胀。伍琪芳用水轻轻地洗了洗伤口，换了衣服趴在床上等待夏冰的归来。

或许是累了、或许是这种姿势极易入睡。夏冰进入房间的时候伍琪芳已经像趴趴熊一样趴在床上口水横流。知道伍琪芳没有吃饭，夏冰为她带了一些回来。随手用力地拍了拍伍琪芳那个看似微微隆起的屁股，大声叫道：“懒猪芳姐姐，起来米西啦！”

受力之处正是伤口所在位置，伍琪芳吼叫着从睡梦中惊醒，条件反射地在床上翻滚了两下。之所以是两下完全是因为，第一下是仰面，疼；第二下再次变成俯卧状。

夏冰吓坏了，以为伍琪芳梦游，却发现丝丝血迹从睡裤上渗出。

“天那，芳姐！你的月经量可真够大的，都快溢到腰上了。”

“呸，别胡说。”伍琪芳撅着屁股去摸伤处，她觉得情况不妙。

出于好奇，夏冰过去帮忙扯着睡裤，所见之处令她瞠目结舌。“天啊！怎么摔成这样。”

“拜托，这不是摔的，是割的。”伍琪芳愤愤地解释。没时间和夏冰这个天真的小丫头废话，去医院要紧。

越不想惊动其他人越是出状况，夏冰几乎是号叫着敲击着“周扒皮”的房门

的。

“头儿，出事儿了，芳姐受伤了！”

房间内地主斗得正酣，虚掩的房门丝毫掩盖不了浓重的烟雾，“周扒皮”贴着满脸的纸条叼着烟卷不情愿地探出头来，“大半夜的，叫魂儿啊！之前还好端端的，吃顿饭的工夫怎么就受伤了？”

夏冰作抹泪状给他看，同时指着腰部以下的位置说：“她这里出血了，好长一条口子，已经肿起来了。”

随即门口处又探出几颗人头，争先恐后地询问：“哪儿？哪儿出血了？怎么弄的？严重吗？”

“严重，我觉得很严重。她现在只能这样趴着。”夏冰又在模仿伍琪芳趴在床上的动作。

“周扒皮”用力扯开房门，随手拎起一件衣服直奔伍琪芳所在的房间。几分钟内，小小的房间内挤满了同事，男男女女众说纷纭。

这是件丢人的事情，伤口所在之处外人看不得，去医院是必然的，只是远在市郊，担心处理不当延误时机。于是“周扒皮”将重任托付给夏冰和丁薇，让她俩负责把伍琪芳送到合适的医院。

丁薇的驾驶技术不是盖的，虽然疯狂但不疯颠。一路的风驰电掣，伍琪芳云里雾里地就被送到了C市里一家较好的医院，此时已是深夜。

帮忙的人急三火四地忙着挂号，忙着找推床，经常抱怨自己失眠的患者却趴在车里睡得如死猪一般雷打不动。夏冰担心伍琪芳伤势过重会晕死过去，哭哭啼啼地扯着小护士忙叫救命。

苦的是小护士不知内情，盯着车子里的身影问：“喝了多少酒啊？醉成这样！”

听到这句，夏冰差点儿没抽自己一巴掌。自己明明没说过患者是醉酒，她咋就能理解到那方面去呢？

